

瞬时百年

改变中国历史的20个瞬间

陈华丽 著

香港中华书局中国内地唯一授权简体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瞬时百年/陈华丽著.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6.6

ISBN 7-219-05598-6

I. 地...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2260 号

责任编辑 黄佳梦

印前制作 南宁市雅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瞬时百年

—— 改变中国历史的 20 个瞬间

SHUNSHI BAINIAN

陈华丽 著

出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社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编 530028

网址 <http://www.gxpsh.cn>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南宁大板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20mm×980mm 1/16开本

印张 15.125印张

字数 180千字

版次 2007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9-05598-6/I·910

定价: 23.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历史发展固然有其自身的规律和必然性，但许多偶然因素却曾经强硬地改变了中国历史。

内蒙古



仰韶陶器

咸阳

侯马

三门峡

西安

长安

仰韶村

洛阳

长江

马王堆

陶俑

青铜戟



阳青铜高脚杯

山东

南京

广州玉制角酒器

内蒙古

目 录

前 言 ■6

涂山之会 ■9

禹合诸侯于涂山，确立了个人权威的至高无上，宣告了军事民主制时代的终结，中国远古政治至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异。

周公制礼 ■22

周公制礼作乐，构建了中华文明的粗胚，中国文化的基因和特点，大多可以由此追溯。

褒姒一笑 ■35

为求褒姒一笑，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使得中央政府彻底失信于诸侯，导致犬戎攻入，西周沦亡。中国由此进入争战频仍的春秋战国时代。

孔老相会 ■48

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孔子和老子是中国文化星空里不可或缺的双子星座。双星交相辉映，构成了以后两千年儒道对峙与互补的开端。

始皇出世 ■60

“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秦始皇确立皇帝尊号，结束分封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皇朝，各种制度举措，影响深远。

仰韶陶器

咸阳

侯马

三门峡

西安
长安

洛阳

仰韶村

长江

马王堆

风雨大泽乡 ■74

大泽乡连绵的风雨，使得误期必死的戍卒举起了反抗暴秦的旗帜，陈胜率众起义的一瞬，是贯穿中国历史的农民战争的开端，从此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治乱兴衰的循环。

鸿门宴 ■83

楚汉相争，盖世英雄不敌市井无赖，这固然基于两者实力上的潜消暗长，但鸿门一宴，纵虎归山并非必然，项羽当时如心念电转，历史的面貌必会两样。

白登之围 ■92

不假兵革，纯以权谋定乾坤者，陈平是也。他以空头美人计巧解白登之围，挽救了刘邦的性命，使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时间因此推迟了一千四百多年。

白马驮经 ■101

儒、道、释三教并立，始于东汉明帝时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白马驮经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佛教传入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强大的信仰体系，更在于它是外国文化进入中国文明系统并被核心化的典范，而且是唯一的典范。



内蒙古

白虎观会议 ■112

白虎观会议上，儒学正式被宗教化。儒学与谶纬神学合流，形成天地鬼神的信仰体系。儒教的天地观、鬼神观、人生观、伦理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主体。

党锢之祸 ■124

党锢之祸，是中国知识分子大规模反对邪恶势力的首场演出。中国知识分子干预政治的悲剧模式自此开始。而“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位卑未敢忘国忧”，“士”的精神开始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赤壁东风 ■135

风雨雷电，瞬间事耳。而在古赤壁战场，脉脉东风竟突如其来地介入了历史，强硬地改写了这场战争的结局，使全国统一的进程延迟，中国历史被偶然地带入了家喻户晓的三国时代。

淝水之战 ■144

可以投鞭断流的军队，居然被蜗居江南一隅的小朝廷打得落花流水、草木皆兵，时也命也？经此一役，统一的北方再度分裂，江南则获得了长足发展，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破霓裳 ■154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曲破之时，也是大唐盛世破碎之日。安史之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杯酒释兵权 ■166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强干弱枝，保持了中央政权的稳定，但也由此埋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孰得孰失，尽在有宋一代的历史。

仰韶陶器

咸阳

侯马

三门峡

西安
长安

洛阳

仰韶村

长江

马王堆

冲冠一怒为红颜 ■176

明末农民军和清军争天下，吴三桂对于任何一方来说，都是足以改变均势的砝码。而原本倾向于农民军的他“痛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军入关，清军由此得入主中原。儿女情长对历史的影响竟有至于斯。

曾吕文字狱 ■188

文字狱古已有之，明清为甚。而雍正时的这场大狱，是封建专制登峰造极的表征。自此之后，形成了对知识分子进行肉体消灭和思想清洗的系统手法。而士人畏罪，不问时政，不务实学，此乃清朝走向衰落的深层原因。

虎门销烟 ■203

虎门销烟是“古代中国”与近代西方殖民强国的第一次大碰撞，引发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是近代中国百年抗争史上墨迹淋漓的第一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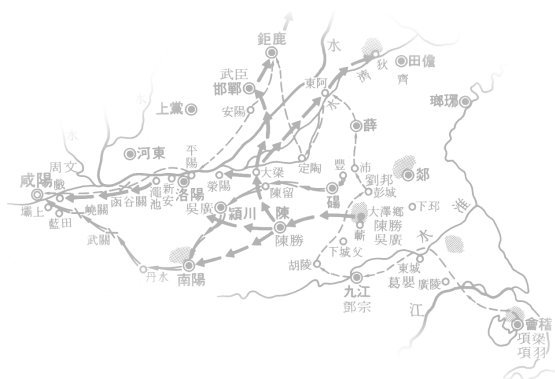
武昌起义 ■217

晚清历次事变中，武昌首义最为匪夷所思。事起突然，但不能按计划行事，就连组织者也难以掌控，一切皆变，意外纷呈。然而就是这场起义，终结了两千余年的皇朝统治，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

西安事变 ■229

枪响华清池的一瞬，蒋介石个人的政治生命、国家民族的命运、红色政权的兴衰安危，全走到了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西安事变强硬地改变了国共关系、中日关系，其影响一直延伸到抗战以后。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在此时已埋下了伏笔。

前言



中国历史的流衍固然常使圣人发出“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浩叹，然而历史的发展从来就不是直线的、单向的、平滑的，其间也有停滞，也有断层，甚至存在转向。把历史的运行看成一种纯然遵循客观规律径直向前的运动，实则遮蔽了它精神层面的合理内核，忽略了历史毕竟是“人”的历史。

人性是丰富而善变的，然而在历史研究中，它却容易受到冰冷而机械的“物质化规律”的遮蔽。当史实转变为白纸黑字的史料时，那些曾经鲜活的泪与笑，那些过往的怅惘与悸动，都已经被遮蔽、被抽空，留给后人的文字是窖干的茶叶，只有注入我们自己热气腾腾的想象，才能散发出流衍千年的氤氲的郁香。

虽然我们常常用客观的物质性规律把历史整合起来，以此把千百年的光阴笼罩于我们遽然一瞥的视野



当中。但实际上，当我们跳出对历史进行纯粹的逻辑因果推论的狭窄圈子，从微小的事件或瞬间深入历史的内里时，就会发现，正如何怀宏先生所言，人们对他们亲自参与、推动的一个事件提出的理由（reasons）与真正造成这一事件的原因（causes）往往并不是一致的，而短期的理性与长远的理性、个人选择的理性与集体选择的理性、人们主观的理性与最后由历史呈现出来的某种客观理性也并不都是一致的。人们的行动都是有目的的行动，但由于种种原因，行动的结果与这行动的目的常常并不吻合，人们的行动常常是有理性、有理由、经过慎重考虑的，但最后人们公认的解释却常常并不是那些理由所指示的解释。

从微小的“瞬间”切入，去感知历史的律动，便是针对某一具体历史事件，进行与机械的传统观点并不一致的诠释，亦即在机械冰冷的“必然”的统罩之下，还原那些偶然因素在历史中应当占有的地位。而这里的“瞬间”，并非单纯指光阴的刹那流转，它实指对历史事件的若干“可能性”的取舍。选择总是在瞬间完成，而其中那由“必然”堆砌的庞杂的背景，连同那些由心灵力量、精神气质、甚至情绪波动与天气变化打造的极细微的“偶然”，均包含在这看似随机而出人意料的“瞬间”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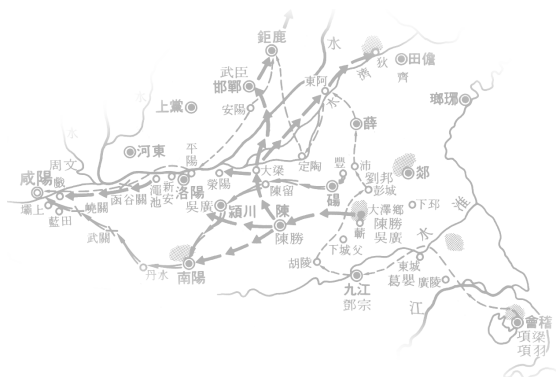
本书所选取的二十个瞬间，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影响力的时刻，然而它们发生作用的方式却各不相同。有些“瞬间”标志着新时代的开端：如“涂山之会”，禹合诸侯于涂山，是中国由原始民主制时代的贵族政治转为“大一统”政治的标志；“破霓裳”，《霓裳羽衣曲》唱破之时，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盛极而衰的转折点；“虎门销烟”，林则徐下令销烟的那一刻，也意味着中国社会进入了近代一切问题的困扰当中。有些“瞬间”则对应某种首发性：如“始皇出世”、嬴政称“始皇帝”的瞬间，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朝历史即由此开始；“风雨大泽乡”，中国历史上首次农民起义的风雨，浇灌出其后两千多年来层出不穷的农民运动的旗帜；“党锢之祸”，东汉的党人与宦官之争，是中国知识分子大规模反对恶势力的首场演出。还有些“瞬间”在当时并未惊天动地，其意义却深远而持久地覆盖其后的岁岁年年，

如“周公制礼”、“孔老相会”、“白马驮经”、“白虎观会议”。至于“褒姒一笑”、“鸿门宴”、“白登之围”、“冲冠一怒为红颜”，都是由人的情绪使然，心随念转，而使历史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赤壁东风”，“淝水之战”，则更是由于不可预知的外力介入，导致历史突变乃至延缓了全国的统一。“杯酒释兵权”与“曾吕文字狱”，乃是当权者宋太祖与清雍正帝以“小动作”对历史产生“大影响”的范例。“武昌起义”、“西安事变”二者，事发仓促，而进行中亦转折频仍，风波迭起，尽显历史跌宕起伏、繁复多变的本相，这也正是“人”的历史所应具备的神采。

由此看来，那些往昔岁月的残简断片，永恒地构成了常读常新的蛊惑。它们不止与忆念有关，它们还是活的桥梁，传达“古”与“今”的心灵映照，链接“过往”与“当下”、“可能”与“现实”、“必然”与“自由”……它们一直延伸到“此时”，以及此后的无数个“今天”里。

禹合诸侯于涂山，确立了个人权威的至高无上，宣告了军事民主制时代的终结，中国远古政治至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局。

涂山之会



公元前二十三世纪。

“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普普通通的一座小山坡上，布满了各部落的图腾标志：或是牛头，或为马尾，或是鹿角，或为豹皮。自然，也有许多粗劣的葛布上画着稚朴的其他动物图案，在风中摇曳不止。

来自各地的部落首领们齐聚涂山，山坡上一片熙攘。

这些部落首领只不过都是捧月的小星，立在山坡最高处那面最高最大的旌旗之下的、位于众人目光聚集之焦点的，是禹——那个十三年来奔赴于黄河、长江、淮河、济水流域之间的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禹。

他依然如昔：黧黑的面容，袒露在外的手、膀与小腿焦干无毛，偶尔一踱步，两条腿吃力地拖向前，有几分蹒跚和跳走的样子。

他仍然一只手拿着测量绳，另一只手拿着一副方位仪和丁字尺。十多年来，这些工具已经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成了他独特的标志。

整体看上去，他确乎有几分可笑。然而到会的部落首领中，却没有人觉得如此。

他们虽然在等待禹开口说话，却也在各行其是：有的大声谈笑，有些窃窃私语，更有些酋长之间夙怨已深，尽管在这种场合，也控制不了情绪而高声争吵。

然而，只要禹的眼睛瞥过来，哪怕是不经意的，他们的声音都会不自觉地降低。

他们不可能不尊敬他。在他们中间，颇有許多人曾随他辗转奔波千万里。他们知道，此人顽强的意志力可以移山止河，降龙伏虎。正因为如此，肆虐的洪水才顺顺溜溜地东流入海，现今相对安定的局面才得以出现。

其中，益和稷最能见证禹的坚定与辛劳。他们受命于舜，辅助大禹治水，尤其益是驱兽与用火的专家。洪水肆虐之时，毒蛇猛兽横行。每至一地，益先焚烧山林，赶走禽兽，替禹开路，提供兽肉给劳苦的治水



大禹像



大军。他无疑是禹13年的治水过程中最忠实的伙伴。据说他们还合写了一部书，记录治水过程的所见所闻。当此之际，益已被禹指定为他的继承人。

可是，就连益，这个禹最亲密的同事，也难以明白站在涂山上沉默不语、步履蹒跚却不失威严的禹，到底在思谋些什么。

他在回忆治水的往事？涂山这个地名是否让他想起他的妻子涂山氏？完婚才四天，禹便外出治水，从此三过家门而不入，不通音讯。儿子启四岁那年，涂山氏听说丈夫要经过家门，便抱着启在门外等候。启见其父，呱呱而哭，禹却昂然前行，头也不回。

那是危急之时的受命：公元前2297年，雨倾不止，山洪暴发，河流泛滥，房舍坍塌，家畜漂失，田地淹没，四顾汪洋一片，许多人溺毙或饿死，幸存的人逃到高山上嗷嗷待哺。禹的父亲鲧用“淹”法治水，多年无成。当舜之时，政权中心地受到黄河决口的威胁：壶口和龙门接近其西部边界，二处水流湍急，壶口处，黄河沸腾得像壶中煮开的滚水一样；而龙门峡谷中，黄河的猛烈冲击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堤坝，其水流的险急便可见一斑了。河水冲刷河岸引起大量土壤和山石迁移，黄河受阻，在这狭隘的口子难以通过，无处渲泄的河水便开始泛滥于附近地区，华夏之祖的家园危在旦夕。

所以，禹匆遽地离开了他新婚的枕席，在壶口开始了他的治水生涯。从此，他坐不暖席，睡不安枕。从父亲的失败中他得到教训，决意以“导”代“淹”，引河入海；或使水势向低洼处渲泄。除筑堤凿渠外，他还开山钻洞，其中最大的开山工程是凿通龙门峡，清除了泄洪的障碍。泛滥的河水被导往他处，缓解了政权中心地区行将覆没的燃眉之急。之后，为确保万无一失，他北上南下，踟躅往返于黄河中下游流域，考察当地的河流山脉、地形地貌。在黄河下游地区东部的广阔平原处，他率众开凿并加深了九条河道，使该地区水流的排泄量能比以往快上若干倍。黄河的泛滥从此得到了控制。

据传说，龙门峡是被有翅膀的应龙用尾巴穿透山体而成，河水悬流直下，像一座大门，鱼鳖不能逆流而上，故得名“龙门”。神话中，大禹治水得到天帝支持，天帝将太上呼召万灵之书授予他，并命其臣狂章、虞余、黄魔、大费、庚辰、童律、应龙帮助禹，禹因此能够呼风唤雨，役使神物。

其时属“半信史时代”，神话跟历史分不清界限，我们不妨从神话传说中，探索大禹治水的艰辛。

相传黄河与淮河的水神名巫支祁，状如青猿，身長五丈有余，鼓水则波涛涌起，触岸则河岸崩塌。还有一个名为天吴的水神，即河伯，虎身人面，有八个脑袋，八个爪子，八条尾巴，颜色黄里透黑。它用八嘴喷水，八脚踩水，八尾扇水，水浪便滔天而至。黄河淮河水患，均由此二怪作乱引起。禹从冀州壶口山开始治水，到吕梁山，忽见水中巨浪冲天而起，铺天盖地而来，将治水的民工卷走了一半，禹急命狂章等天将上前擒拿二怪。巫支祁与天吴抵挡不住，逃至兖州，禹又率众追至兖州。

1 2



黄河禹门口(山西河津)。
相传为大禹治水时开凿。大禹
治水历时十三年，三过家门而
不入，筑堤修堰，以疏导为主，
平复水患。



二怪大惊，纠集各路水怪、龙子龙孙、虾兵蟹将，等大禹一到，便出其不意，鼓起大浪，差点把大禹淹死。天将与二怪大战七天七夜，把二怪打败，巫支祁逃回扬州，天吴逃往豫州，黄河始平。

这是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中一个典型的事件。总之，禹每至一地，所遇无非水神、山妖、蛇精等，制服法力高强的它们并非易事，而禹在天神的帮助下，在神箭手羿与先行官益的合力协助下，最终战胜了这些精灵神怪，平复了因它们的暴戾所引发的水患。最后，禹乃制造巨大的铁索，把巫支祁镇锁在龟山下面；并用铁门、铁柱、铁索、铁锁，锁天吴于黄河河底。此外，禹还铸铁牛一头，头在河之南，尾在河之北，以镇河患。至此，神龟负文出于洛水，天下的义理，无不在河图、《洛书》之内，此亦表明了对禹功绩的充分肯定。

我们知道，上古的神话中，初民与神灵的恶战往往可以解读为初民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抗争。神怪精灵们高强的法术，难驭的暴戾，正凸显了大禹治水中征服恶劣自然环境的艰难与辛劳。况且，从公元前2286年到公元前2274年这十三年间，禹治理了九条河流：弱水、黑水、黄河、渭水、洛水、济水、淮河、汉水、长江。单就数日而言，就已经让人震惊，何况从黑水到长江口，直线距离就有三千公里，仅仅徒步来回一周，就需要好几年的光阴。更兼此时治水工具不过是些石器、木器，开山凿洞只能依靠烧石浇水。在短短十三年内，完成这么多的艰难工程，不免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故有神话传说：禹是轩辕皇帝的后裔，有神灵附体，他白日为人形，夜晚为黑熊，力大无穷，势不可挡。可这终究不过是远古神话而已。那治水过程中的艰难困苦，非个中人难以与言。

只有益明了禹的甘苦。毕竟天南地北，上山入川，益曾陪禹一路走过：陆上行车，水上乘船，沼泽地用撬，过山岭则穿上钉鞋，在不能找到运输工具的地方只好步行。传闻中，尧曾把南浔国贡献的一对五色毛龙赐给禹乘坐。可是，对禹来说，无道路可走，无工具代步的时候太多了。禹要攀越他视野所及的每一座大小山脉，同时给这些山神供奉牺

牲。他要占据每一个有利的地势以俯瞰四周。如果有洪水，他要看消退情况怎样，河流水势是否正常；如果洪水继续上涨，他要决定把它引至何方。禹一座一座地攀越过他所遇上的全部山脉，至于前路有荆棘、沼泽、恶龙潭、饿虎穴，他都无所畏惧。他的手、胳膊、小腿、大腿均焦干无毛，脚因行走过多而伤筋动骨，不能疾走。这些，益都知道。

可是，此刻益预料不到他熟悉的禹下一步会说什么，会做什么。当一向桀骜不驯的防风部落首领姗姗来迟之时，禹发怒了。发怒的禹面沉如水，声如寒鸦，只吐出一个字：“斩！”

益愕然了。

部落酋长们愕然了。

涂山顿时静默了下来。除了风，吹送着血腥阵阵、杀机隐隐的风。

防风氏愕然了。他瞪视禹，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在高大威猛的防风氏摄人的逼视之下，禹的面容一如青铜面具般木无表情。这是一种残酷的提醒：此非玩笑，亦非梦境。

防风氏惶恐了。他曾见过禹这种神情，了解它所代表的固执与决绝。当年，舜的女儿仪狄常酿造甘甜馥郁、芳香四溢的美酒献给禹，禹慢慢地上了瘾，以致有一次酩酊大醉数日。他醒后对大家说：“酒太好了，正因为如此，后世一定会有人为它家破国亡。”便即刻下令疏远仪狄，禁绝美酒。那时，他脸上的神色也是如此。一旦他认定某事该做，他会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去做，这是多年来与之同甘共苦的部落酋长们都明白的。

防风氏还想为自己的生命最后一搏，他大吼一声，震得树叶哗哗作响。他吼的是：“要杀我！？四岳呢？”同时振身向禹扑过去，正如张开巨翼杀气腾腾的鹰。可是，禹避开了，一队勇士冲上来，刀、剑、斧、箭，一齐向防风氏身上招呼过去。

防风氏倒下了，就倒在益的身边、部落酋长们的面前。他的吼声仍回荡在云天之际，回荡在山坡上的树梢间，回荡在每个人的耳畔，回荡在震恐得无法开言的各部落酋长的心底。



“四岳”出现了。在防风氏被杀之后他们忽然神秘地出现，一如在防风氏呼救之时他们诡异地消失。这四位年高德勋的长老，面部表情和大禹相仿，一例地凝重如深渊之水，让人探不清深浅。

像杀死一个战俘，禹随随便便就斩杀了一个部落首领，没有同“四岳”商议，也没有召集各部落酋长们讨论，这是益所不能理解的。在这一瞬间，有一阵阴影隐隐袭上了他的心头。可是，他无法理清这种不祥之兆所由何来。

益曾听老辈人说起过，“四岳”是尧帝爷设置的一种称呼，实则四位长老。尧帝爷派羲、和二氏的四兄弟管天，派四位忠心耿耿、老成持重的长老管地。他们法力无边，灵通无限，各部落各民族一有异动，不论巨细，他们都能即刻知道并飞速传报尧帝。为了表明自己对他们的倚重有如苍天倚重高山的支撑，尧敬称他们为“四岳”。

今天的我们当然知道，所谓“四岳”，即原始民主制度下的长老议事会。史料记载中尧舜时代有“咨四岳”的事，而自禹开始就再也没有了。可见尧、舜并无绝对的君权，部落联盟中的大事须经长老们决断。而禹的时代不再“咨四岳”，说明“四岳”或已不存在，或是名存实亡。至少，当禹杀防风氏时，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史料可以证明，“四岳”在此时起过推动或反对的作用。史籍中也常称当时“诸侯”众多，“万邦”协和，此亦不能与后世的“诸侯”、“万邦”等量齐观。当时所谓“诸侯”，不过是部落首领或氏族族长，非春秋战国时期威仪赫赫的一国之主；当时所谓“万邦”，亦不过是若干部落或种族，它们仍处于半游牧半耕种的时代，时而定居时而游牧，或完全在尧舜的领地范围之内，或在当时“帝国”规定的模糊边界之外。尧舜对这些部落或种族的态度主要是安抚他们，使他们承认“帝国”的权力亦能威及于此，或者至少力图使他们都不成为自己可能的或实际上的反对势力，不致制造出像蚩尤和九黎那样的骚乱。这样，一个以德行与年龄服众的长老议事会便应运而生。尧舜经常派遣这四个（或更多）长老至四面八方，观察和监督各家族、部落或氏族的生活。